

《读者》三十五年精华文丛

读者<sup>®</sup>

READERS

# 读者的故事

读者杂志社编选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读者  
READERS

《读者》三十五年精华文丛  
读者的故事

读者杂志社编选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者的故事/读者杂志社编选.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33-2129-7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6785号

---

## 读者的故事

读者杂志社 编选

责任编辑: 高晓岩

特约编辑: 曹榆萍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曹 静 @hakuna陆壹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微 博: @新星出版社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一版 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129-7

定 价: 58.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1 蠢人的天堂 艾·辛格
- 7 系于一发 卡尔·施普林根施密特
- 10 林中木屋 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
- 14 一封寄给上帝的信 格雷戈里奥·洛佩兹
- 20 顽童与绿头蝇 乔瓦尼·莫斯卡
- 24 优哉游哉 海因里希·伯尔
- 28 公理 A·库尔良茨基 A·海特
- 32 魔盒 大卫·洛契佛特
- 37 送行 麦克斯·伯尔比姆
- 44 经验之谈 威廉·萨洛扬
- 47 模特儿 马拉默德
- 53 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乔万尼·莫斯卡
- 57 沙漠观浴记 三毛
- 67 知音 约翰·贝里
- 72 邂逅 维里西莫

76	祖父的表	斯坦·巴斯托
80	河	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
85	最温柔的那一时刻	高尔基
90	泥人	三浦哲郎
97	尼泊尔的啤酒	吉田直哉
101	幸福的篮子	尤·沃兹涅先斯卡娅
105	拥有百科全书的人	瓦·考尔
110	胡萝卜须的照相册	于·列那尔
121	等待鹤群起飞	弗朗西斯·E·卡兹迈克
126	寻找生命尊严	史蒂夫·瓦格纳
131	品质	约·高尔斯华绥
140	风的故事	莫汉·库马
146	充满歌声的寂静	伊娃·里斯·乌利欧
156	经历过晚年的孩子	山田咏美
167	安恩和奶牛	约翰尼斯·延森
171	笛梦	赫尔曼·黑塞
178	动物庄园	乔治·奥威尔
186	两小兵	莫泊桑
195	老山姆与橡树	卡瑞·布赖顿
201	小贩的葬礼	杰克·布恩
207	同情	列夫·托尔斯泰
219	巧克力	法拉奇
224	芹菜园	威廉·萨洛扬

- 230 废池 约翰·厄普代克
- 237 玩笑人生 杰克·奥尔索普
- 244 父与子 贡·贡纳尔逊
- 250 一个宋朝的人 文清
- 254 一碟豌豆 里克·拜尔
- 257 红头绳儿 王鼎钧
- 267 卖笑人 伯尔
- 271 第四十一个 文泉
- 276 黄昏 萨基
- 283 笔友 马丽莲·斯特拉布
- 290 敞开着的窗户 萨契
- 295 亲爱的妈妈 克丽斯汀·古尔德
- 300 冒险旅程 卡尔文·路易斯·富吉
- 306 蓝舞鞋 乔尔哥斯·菲力普·皮埃雷狄斯
- 313 心爱的树 蒋韵
- 326 列车五点二十二分进站 乔治·哈拉尔
- 333 我一生都在等你 维·托卡列娃
- 344 第二小提琴手 爱德华·马斯顿
- 352 被拆开的军令 伊尔泽·艾辛格
- 359 貂皮大衣 罗尔德·达尔
- 371 沃尔特的女朋友 西奥多·雅各布斯
- 376 大红色礼服 琳达·甘布利斯
- 381 树后面是太阳 N. 拉克莎

388	布莱克·沃兹沃思	奈保尔
398	魔术	芥川龙之介
405	牲畜林	卡尔维诺
412	刀疤	博尔赫斯
419	失去的世界	乙一
427	母爱日记	尼亚·温
437	寻物	角田光代
447	苦恼	契诃夫
456	捕快张三	汪曾祺
459	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蔡崇达
468	飞机上的睡美人	马尔克斯

## 蠢人的天堂

〔美国〕艾·辛格

某一时，某一处，有一个叫卡狄施的富人。他有一独子名阿特塞。卡狄施家中还有一位远亲孤女，名阿克萨。阿特塞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孩，黑头发黑眼睛。阿克萨是蓝眼睛金黄头发。二人年纪大约一样。小时候，在一起吃，一起读书，一起玩。长大了之后二人要结婚那是当然的事。

但是等到他们长大，阿特塞忽然病了。那是没人听说过的病：阿特塞自以为是已经死了。

他何以有此想法？好像他曾有一个老保姆，常讲一些有关天堂的故事。她曾告诉他，在天堂里既不须工作也不须读书。在天堂，吃的是野牛肉鲸鱼肉；喝的是上帝为好人所备下的酒；可以睡到很晚再起来。而且没有任何职守。

阿特塞天生懒惰。他怕早起，怕读书。他知道有一天他须接办他父亲的业务，而他不愿意。



既然死是唯一进天堂的路，他决心越早死越好。他一直在想，不久他以为他真的死了。

他的父母当然是很担忧。阿克萨暗中哭泣。一家人竭力说服阿特塞他还活着，但是他不相信。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埋葬我？你们知道我是死了。因为你们，我不得到天堂”。

请了许多医生检视阿特塞，都试图说服这孩子他是活着的。他们指出，他在说话，在吃东西。可是不久他少吃东西，很少讲话了。家人担心他会死。

于绝望中，卡狄施去访问一位伟大的专家，他是以博学多智而著名的，他名叫优兹医生。听了阿特塞的病情之后，他对卡狄施说：“我答应在八天之内治好你儿子的病，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做我所吩咐的事，无论是如何的怪。”

卡狄施同意了，优兹说他当天就去看阿特塞。卡狄施回家去告诉他的妻、阿克萨和仆人们，都要依从医生的吩咐行事，不得起疑。

优兹医生到了，被领进阿特塞的屋内。这孩子睡在床上，因断食而瘦削苍白。

医生一看阿特塞便大叫：“你们为什么把死人停在屋里？为什么不出殡？”

听了这些话，父母吓得要命。但是阿特塞的脸上绽出了微笑，他说：“你们看，我是对的。”

卡狄施夫妇听了医生的话虽然惶惑，可是他们记得卡狄施的诺言，立即筹备丧葬事宜。

医生要求将一个房间准备得像天堂的样子。墙壁挂上白缎，百叶窗关上，窗帘拉密，蜡烛日夜点燃。仆人穿白袍，背上插翅，作天使状。

阿特塞被放进一具开着的棺材，于是举行殡仪。阿特塞快乐得筋疲力尽，睡着了。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在一间不认识的屋子里。“我在那里？”他问。

“在天堂里，大人。”一个带翅膀的仆人回答。

“我饿得要命，”阿特塞说道，“我想吃些鲸鱼肉，喝些圣酒。”

领班的仆人一拍手，一群男女仆人进了来，都背上有翅，手捧金盘，上面有鱼有肉，有石榴和柿子，凤梨和桃子，一个白胡须高个子的仆人捧着斟满酒的金杯。

阿特塞狂吃了一顿。吃完了，他说要休息。两个天使给他脱衣，给他洗澡，抱他上床，床上有丝绸的被单和紫绒的帐盖。阿特塞立刻怡然熟睡。

他醒来时，已是早晨，可是和夜里也没有分别。百叶窗是关着的，蜡烛在燃烧着。仆人们一看见他醒了，送来和昨天完全一样的饮食。

阿特塞发问：“你们没有牛奶、咖啡、新鲜面包和牛油么？”

“没有，大人。在天堂总是吃同样食物的。”仆人回答。

“这是白昼，还是夜？”阿特塞问。

“在天堂里无所谓昼和夜。”

阿特塞吃了鱼、肉、水果，又喝了酒，但是胃口不像上次好了。吃完后他问：“什么时候了？”

“在天堂里时间是不存在的。”仆人回答。

“我现在做什么呢？”阿特塞问。

“大人，在天堂里，不须做任何事。”

“其他的圣徒们在哪里？”阿特塞问。

“在天堂里每一家有其自己居住的地方。”

“可以去拜访吗？”

“在天堂里彼此居处距离很远，无从拜访。从一处到另一处要走好几千年。”

“我的家人什么时候来？”阿特塞问。

“你父亲还可再活二十年，你母亲再活三十年。他们活着便不能到此地来。”

“阿克萨呢？”

“她还有五十年好活。”

“我就要孤独这么久吗？”

“是的，大人。”

阿特塞摇头思索了一阵。随后又问：“阿克萨现在预备做什么？”

“目前她正在哀悼你。不过她迟早会忘掉你，遇见另一年轻人，结婚。活人都是这个样子。”

阿特塞站了起来开始来回踱着。这是好久好久以来第一次想做点什么事，但是在天堂里无事可做。他怀念他父亲，思念他母亲，渴念阿克萨；他想研读些什么东西；他梦想旅游，他想骑他的马；他想和朋友聊天。

终于，他无法掩饰他的悲哀。他对一个仆人说道：“我现在明白了，活着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坏。”

“大人，活着是艰苦的，要读书，要工作，要经管事业。在这里一切轻松。”

“与其坐在此地，我宁愿去砍柴，搬石头。这种情况要维持多久？”

“永无尽期。”

“永无尽期待在这儿？”阿特塞急得乱抓头发，“我宁可自杀。”

“死人不能自杀。”

到了第八天，阿特塞绝望到了极点，一个仆人照预先的安排，过去对他说：“大人，原来是错误了，你并没有死。你必须离开天堂。”

“我还是活着吗？”

“是的，你活着，我带你还阳。”

阿特塞喜欢得忘其所以。仆人蒙上了他的眼睛，在房屋的长廊上来回走了几趟，然后带他到他家人等候的房间，打开他遮眼的布。

是晴朗的天气，阳光射进敞着的窗户。外面的花园

里，好鸟时鸣，蜜蜂嗡嗡。他快乐得亲吻他的双亲和阿克萨。

他对阿克萨说：“你还爱我吗？”

“是的，我爱你，阿特塞。我不能忘记你。”

“果然如此，我们就该结婚了。”

不久，婚礼举行了。优兹医生是上宾。乐师奏乐，宾客自远方来，都给新娘新郎带来精美的礼物。庆祝七天七夜。

阿特塞与阿克萨极为幸福，白头偕老。阿特塞不再懒惰，在当地成为最勤奋的商人。

婚礼之后阿特塞才发现优兹医生治疗他的经过，原来他是住进了蠢人的天堂。后来他和阿克萨时常把优兹医生的神奇治疗法讲给他们的子孙听，以这样的一句话作结束：“天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然没有人知道。”

1981年第1期

## 系于一发

[奥地利] 卡尔·施普林根施密特 华宗德 译

我们想：让姑妈把秘密公开吧！我们虽年幼，但毕竟长大了，好歹快成年啰，有什么事不能对我们说呢？埃弗里纳姑妈真不用对我们保什么密了。就说那个圆的金首饰吧，她用一根细细的链，总是把它系在脖子上。我们猜想，这里准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缘由，里面肯定嵌着那个她曾爱过的年轻人的小相片。也许她是白白地爱过他一阵哩。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们当时究竟怎样相爱的呢？那时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没完没了的疑问使我们纳闷。

我们终于使埃弗里纳姑妈同意给我们看看那个金首饰。我们急切地望着她。她把首饰放在平展开的手上，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塞进缝隙，盖子猛地弹开了。

令人失望的是，里面没有什么照片，连一张变黄的小相片也没有，只有一根极为寻常的、结成蝴蝶结状的女人头发。难道全在这儿了吗？

“是的，全在这儿，”姑妈微微地笑着，“就这么一根头发，我发结上的一根普普通通的头发，可它却维系着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这纤细的一根头发决定了我的爱情。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也许不理解这点，你们把自爱不当回事，不，更糟糕的是，你们压根儿没想过这么做。对你们说来，一切都是那样直截了当，来者不拒，受之坦然，草草了事。

“我那时十九岁，他——事情关系到他——不满二十岁。他确是尽善尽美，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爱我。他经常对我这样说：我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呢，虽然我俩间有许多话难以启口，但我是乐意相信他的。

“一天，他邀我上山旅行。我们要在他父亲狩猎用的僻静的小茅舍里过夜。我踌躇了好一阵。因为我还得编造些谎话让父母放心，不然他们说啥也不会同意我干这种事的。当时，我可是给他们好好地演了出戏，骗了他们。

“小茅舍坐落在山林中间，那儿万籁俱寂，孤零零地只有我们俩。他生了火，在灶旁忙个不歇，我帮他煮汤。饭后，我们外出，在暮色中漫步。两人慢慢地走着，无声胜有声，强烈的心声替代了言语，此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回到茅舍。他在小屋里给我置了张床。瞧他干起事来有多细心周到！他在厨房里给自己腾了个空位。我觉得那铺位实在不太舒服。

“我走进房里，脱衣睡下。门没上闩，钥匙就插在锁里。要不要把门闩上？这样，他就会听见闩门声，他肯定知道，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太幼稚可笑了。难道当真需要暗示他，我是怎么理解我们的欢聚的吗？话说到底，如果夜里他真想干些风流韵事的话，那么锁、钥匙都无济于事，无论什么都对他无奈。对他来说，此事尤为重要，因为它涉及我俩的一辈子——命运如何全取决于他。不用我为他操心。

“在这关键时刻，我蓦地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是的，我该把自己‘锁’在房里，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采用一种象征性的方法。我踮着脚悄悄地走到门边，从发结上扯下一根长发，把它缠在门把手和锁上，绕了好几道。只要他一触动把手，头发就会扯断。

“嗨，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呀！你们自以为聪明，聪明绝顶。但你们真的知道人生的秘密吗？这根普普通通的头发——翌日清晨，我完整无损地把它取了下来！它把我们俩强有力地连在一起了，它胜过生命中其他任何东西。一俟时机成熟，我们就结为良缘。他就是我的丈夫，多乌格拉斯。你们是认识他的，而且你们知道，他是我一生的幸福所在。这就是说，一根头发虽纤细，但它却维系着我的整个命运。”

1982年第5期



## 林中木屋

[美国] 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

那天，忽然起了暴风雪，把两个毫无准备的土地测量员困在深山里。他们一个叫查理·卡尼，一个叫史蒂芬·艾斯特洛，同事多年，友谊甚笃。两人在大风和雪堆里挣扎了一天，艾斯特洛比较年轻，身强力壮，搀扶着卡尼。卡尼身子单薄，筋疲力竭，早已气馁了。

天色渐黑。艾斯特洛忽然一声欢呼，他在越来越暗的风雪中看见了一条扯得很紧、粘了雪的电线。

“电线！电报线！”

他一面鼓励，一面拖着卡尼沿电线走去。经过半小时挣扎，走到了一幢小木屋。这是政府测量队春天架电线用的小房。运气很好，屋里有很多柴，架上还有不少支干玉米。他们一时不必担心饿死。但是卡尼病了，发高烧。

早上，卡尼似乎好些了。两人把希望寄托在电报上，因为卡尼会发报。他虽然病了一夜，体力很弱，还是蹒跚地走到桌前，打开了开关。